**《印度之佛教》**

**〈第五章〉阿恕迦王與佛教**

**〈第一節〉─法阿育與黑阿育─**

（pp.81-85）

上圓下波法師 指導

學生 釋長定 編輯

2015.10.22

壹、阿育王的時代考[[1]](#footnote-1)

（壹）部派所傳有所出入於大陸佛教所傳之可依[[2]](#footnote-2)

佛元百十六年，摩竭陀王阿恕迦（即阿育）立。迦王出佛滅百年後，為大小各宗所共信。自上而下，佛滅於阿闍世王八年，闍王子曰鬱多耶跋陀羅王。自下而上，則阿恕王以前，有頻頭沙羅王、旃陀掘多王、難陀王。其間之王統不詳，信古而闕疑，如此而已。

（貳）對海南佛教所傳之評破

一、明銅鍱部之說

◎銅鍱部者則謂王即位於佛滅二百十八年。

◎自鬱多耶跋陀羅王以下，有阿㝹樓陀王、閔躕王、那迦逮[[3]](#footnote-3)寫迦王、修修佛那迦王[[4]](#footnote-4)、迦羅阿育王、迦王十兒[[5]](#footnote-5)，此下乃與難陀王接。

◎詳記諸王在位[[6]](#footnote-6)之年，合於錫蘭王統，五師傳承[[7]](#footnote-7)，一若[[8]](#footnote-8)信而可徵[[9]](#footnote-9)者，宜**[[10]](#footnote-10)**今之學者多依之。

二、評破

（一）破所依

1、求於迦王之仁暴而疑

（1）疑「二阿育」之說

然常傳迦王出百年後，銅鍱者亦傳此時有迦羅（黑）阿育王其人，並謂七百結集時之助跋耆比丘者，即此王云。[[11]](#footnote-11)彼於黑阿育後，隔百年別有達磨（法）阿育出，二阿育之說可疑。

（2）考其實

◎考[[12]](#footnote-12)迦王之初立，脅父（p.82）於死，陷兄於坑，置[[13]](#footnote-13)地獄之刑；其伐[[14]](#footnote-14)羯𩜁伽[[15]](#footnote-15)也[[16]](#footnote-16)，虜[[17]](#footnote-17)殺無算[[18]](#footnote-18)。鐵輪王以鐵血[[19]](#footnote-19)定[[20]](#footnote-20)閻浮，暴力可畏，人皆稱之為「旃陀阿育」[[21]](#footnote-21)；旃陀，暴惡可畏義也（黑亦惡義）。[[22]](#footnote-22)

◎迨[[23]](#footnote-23)熏陶[[24]](#footnote-24)佛化[[25]](#footnote-25)，一變[[26]](#footnote-26)力政[[27]](#footnote-27)而為德化[[28]](#footnote-28)，人復以法阿育稱之，猶言[[29]](#footnote-29)賢德[[30]](#footnote-30)者阿育也。

◎是則迦羅阿育，言其即位之初；達磨阿育，指其信佛以後。銅鍱傳誤以為二人，視為有百餘年之隔，非也[[31]](#footnote-31)。[[32]](#footnote-32)

2、求於同時之大德而疑

（1）述所依

或者雖覺二阿育之無稽[[33]](#footnote-33)，猶[[34]](#footnote-34)以銅鍱傳之年代為可信，以迦王為佛元二百年後人。

（2）探其真──優婆毱多、末闡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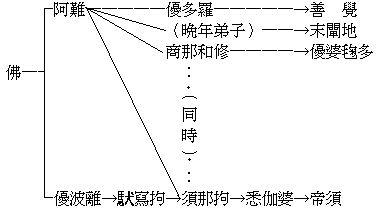
A：約「與迦王同時之大德」辯

尋[[35]](#footnote-35)統一[[36]](#footnote-36)閻浮之迦王，與優婆毱多、末闡地同時，銅鍱部之《善見律》亦作此說。[[37]](#footnote-37)末闡地為阿難弟子，毱多則其再傳（《分別功德論》謂阿難傳優多羅，優多羅弟子善覺，與迦王同時）[[38]](#footnote-38)，迦王與之同時，其不能後於佛滅二世紀無疑[[39]](#footnote-39)。

B：約「五師傳承」而論

◎即以五師傳承而論：七百結集之阿難弟子耶舍，即第二師之須那拘，此可於《善見律》知之。彼稱耶舍為耶須拘迦，次又曰「第二、須那拘集毘尼藏」[[40]](#footnote-40)。須那拘於優婆離為再傳（律），於阿難為弟子（法），與阿難弟子商那和修同時。優婆毱多出商那和修之門，與須那拘再傳之帝須同時。

◎雖銅鍱部所傳，詳五師傳承之年，使合於二百餘年之說，然此數人與迦王並世，其不能後於佛元二（p.83）世紀，可斷言[[41]](#footnote-41)也。



3、求於錫世王統而疑

（1）總論其非

銅鍱部之傳說，求於迦王之仁暴而疑，求於同時之大德而疑；其似若可信者，則印度、錫蘭之王統年代耳[[42]](#footnote-42)。然印度為無歷史國，銅鍱者何知之獨[[43]](#footnote-43)詳[[44]](#footnote-44)？此蓋[[45]](#footnote-45)由誤會而以意為之[[46]](#footnote-46)，非事實也。

（2）引彼餘說而難彼

《大史》及錫蘭《島史》亦銅鍱傳也，詳記王統之年代；然準彼推算，則佛滅於西元前五百四十三年，與《善見律》亦有五十餘年之差。如彼等所傳錫蘭建國於佛滅之年，托始[[47]](#footnote-47)云爾[[48]](#footnote-48)，何必可信！[[49]](#footnote-49)

（3）責其誤

七百結集，舊傳在佛滅百年（概說）；此後百十餘年，有阿恕迦王出。[[50]](#footnote-50)銅鍱之學者，必誤以此為（p.84）百年後之百十餘年，乃有「阿育王自拜為王，時佛涅槃已二百十八年」[[51]](#footnote-51)之說。

（三）結其非

迦王出於佛後百年，亦為彼等所熟聞[[52]](#footnote-52)，而無以明其故，乃誤會迦羅阿育與達磨阿育為二人，取傳說中之諸王、諸師，製年譜以自圓其說。百年之差，其以是歟[[53]](#footnote-53)！

（叁）結說

於聲聞四大派[[54]](#footnote-54)中，於分別說系四部[[55]](#footnote-55)中，惟銅鍱部作此說。吾信古以闕疑[[56]](#footnote-56)（王統不明），曰：阿恕迦王惟一，登位於佛滅百十六年也[[57]](#footnote-57)。

貳、附論釋尊入滅時代考

（壹）概述：佛滅之年代，傳有七十餘家

釋尊入滅之年代，且附此一論。

（貳）詳辨

一、明右說

（一）總約七十餘說

佛滅之年代，傳有七十餘家。[[58]](#footnote-58)

（二）評中土右來之見

我國古德惑[[59]](#footnote-59)於星隕[[60]](#footnote-60)地動[[61]](#footnote-61)之變，多用周穆王壬申入滅說，然此實渺茫[[62]](#footnote-62)難憑，時賢[[63]](#footnote-63)無信之者。

二、現今多數學者之說

推論佛滅之年，莫[[64]](#footnote-64)如依迦王即位之年而逆算之。蓋[[65]](#footnote-65)迦王即位於周赧王四十三年，已為史學所公認，則加以去[[66]](#footnote-66)佛之年代，即佛滅之年矣[[67]](#footnote-67)。

◎近人多信《善見律》、《眾聖點記》（銅鍱部所傳）等[[68]](#footnote-68)，故出入[[69]](#footnote-69)於西元前四百八十年左右。

三、導師的推論

◎今衡[[70]](#footnote-70)以迦王時代住持佛教之大德，派遣之傳教師，不立迦羅阿育王，固有[[71]](#footnote-71)小乘各派之共說（除銅鍱部），馬鳴（《大莊嚴論》）[[72]](#footnote-72)、龍樹（《大智度論》）之說，[[73]](#footnote-73)信迦王惟一人，出佛後百年。

◎此佛後百年，《部執異論》及《十八部論》，明定為「百十六年」[[74]](#footnote-74)，（p.85）則知釋尊入滅之年，應為周安王十四年（西元前三百八十八年），本書據此為佛元，與拉斯之西元前四百年頃，克引及威士達之三百七十年頃說略同。[[75]](#footnote-75)

**【附錄一】：王統記載比較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印度大陸所傳** | | **錫蘭所傳（銅鍱部）** | |
| 佛滅 | 阿闍世王（八年） | [阿](file:///C:\Users\user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525&B=T&V=24&S=1462&J=2&P=&45241.htm#0_0)闍[世](file:///C:\Users\user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525&B=T&V=24&S=1462&J=2&P=&45241.htm#0_0)王  Ajātasattu |  |
|  | 鬱多耶跋陀羅王 | 欝陀耶跋陀羅  Udayabhadra |  |
|  | ？  王  統  不  詳  ？ | 阿㝹樓陀王  Anuruddha |  |
|  | 閔躕王  Muṇḍa |  |
|  | 那迦逮寫迦王  Nāgadassaka |  |
|  | 修修佛那迦王  Susunāga |  |
|  | 迦羅阿育王（黑阿育）  Kālāsoka | 七百結集時 |
|  | 迦王十兒 |  |
|  | 難陀王 | 難陀王  Nava Nanda |  |
| 佛元67年 | 旃陀掘多王 | 旃陀掘多王  Candagutta |  |
|  | 頻頭沙羅王 | 頻頭沙羅王  Bindusāra |  |
| 佛元116年 | 阿育王  （阿恕迦王） | 達磨阿育王（法阿育） | 七百結集後百年  佛元218年 |

**〈第二節〉─阿恕迦王之政教[[76]](#footnote-76)─**

（pp.85-89）

壹、孔雀王朝其盛之時空背景

（壹）外由希臘文化輸入

一、旃陀羅掘多建立孔雀王朝

（一）驅逐馬其頓而建國

佛元六十一年，馬其頓名王亞歷山大，以呾叉斯羅[[77]](#footnote-77)王之請（時印度內亂甚），引兵侵印度。抵五河已，更欲東窺[[78]](#footnote-78)恆河之平原，後以將士[[79]](#footnote-79)不欲東行，乃留守[[80]](#footnote-80)而歸。時有旃陀羅掘多（月護）者，出冒狸（孔雀）種姓，乘間[[81]](#footnote-81)糾合[[82]](#footnote-82)西北印之士[[83]](#footnote-83)族，逐[[84]](#footnote-84)馬其頓守兵而獨立。又東下廢難陀王，統一中、西、北三印，再建摩竭陀帝國，是為孔雀王朝，都[[85]](#footnote-85)於波吒釐子城，時佛元六十七年也[[86]](#footnote-86)。

（二）擊敗敘利亞而留名

越[[87]](#footnote-87)四年，敘利亞王塞留克斯，為旃王所敗，退還[[88]](#footnote-88)阿富汗斯坦以和，並遣使美迦斯迭累斯駐波吒釐子城。其人記當時見聞為一書，殘篇猶存，故得考見[[89]](#footnote-89)旃王之年代。

二、阿育王繼承孔雀王朝，開印度統一之局

旃王力護佛教，政治修明[[90]](#footnote-90)，治國[[91]](#footnote-91)凡二十四年。子賓頭沙羅王，克承[[92]](#footnote-92)厥[[93]](#footnote-93)業，又二十五年而阿恕迦王立，時佛滅已百十六年矣。

迦王未立頃，嘗[[94]](#footnote-94)平呾叉斯羅之事變[[95]](#footnote-95)，頗[[96]](#footnote-96)得臣民之好評。（p.86）賓王病篤[[97]](#footnote-97)，群臣擁立[[98]](#footnote-98)迦王，拒太子修私摩而死之，賓王用是憤憾[[99]](#footnote-99)死。迦王承祖父之餘緒[[100]](#footnote-100)，雄才[[101]](#footnote-101)大略[[102]](#footnote-102)，討伐[[103]](#footnote-103)不臣[[104]](#footnote-104)，開印度統一之局。威聲[[105]](#footnote-105)驚域外[[106]](#footnote-106)，東之緬甸，南之錫蘭，西北之馬其頓、敘利亞、埃及等，並畏威懷德[[107]](#footnote-107)，遠承其聲教[[108]](#footnote-108)。

（貳）內因佛教百年之化世

一、承先啟後

孔雀王朝大業之成，外由希臘文明之輸入[[109]](#footnote-109)，而得力[[110]](#footnote-110)於佛教者尤。

二、佛教的正化

嚴階級、崇祠祀、信咒禁、尚苦行，凡此印度文明之積弊[[111]](#footnote-111)而幾乎無可救藥者，初期佛教無不反其所行。

◎佛教初行於恆河流域，次及西北印，孔雀王朝則據此而崛興者。亞歷山大來侵，受恆河流域聯軍之抗拒，卒[[112]](#footnote-112)阻其東進之心。亞歷山大去，北印即起謀獨立。以視二百年來，一任波斯王朝之蹂躪[[113]](#footnote-113)剝削[[114]](#footnote-114)，印度民族之融合精神，已有極大之進步，非佛教民族平等論之影響而何？

三、結歎

印度民族沐[[115]](#footnote-115)佛百年之化而孔雀王朝興，其盛衰[[116]](#footnote-116)與佛教相終始[[117]](#footnote-117)。吾人於此，不特引為佛教之光榮，亦引此為後期佛教之遺憾[[118]](#footnote-118)也！

貳、阿育王一生簡述

（壹）初期之暴政

◎迦王初立，群臣以擁戴[[119]](#footnote-119)功，多有以此驕[[120]](#footnote-120)王者，乃大殺以清反側[[121]](#footnote-121)。兄弟多被殺，即毘地輸迦（亦作帝須）出家為道，似亦不得其善終[[122]](#footnote-122)。

◎兵烽[[123]](#footnote-123)所至，虜殺無算[[124]](#footnote-124)，（p.87）初期之暴力政治，縱不若[[125]](#footnote-125)記載之甚，要亦無容[[126]](#footnote-126)諱飾[[127]](#footnote-127)者。

（貳）受化之德風

一、初沐佛化領仁政

（一）歸信三寶

王灌頂[[128]](#footnote-128)之第九年，始歸三寶為優婆塞，並刻石以誌悔：「為王者，必先自治[[129]](#footnote-129)而後能伏敵，人而不能勝自身之欲，焉[[130]](#footnote-130)能勝敵人？」啟發其信心者，或云護比丘；或云善覺[[131]](#footnote-131)；或云修私摩稚兒泥瞿陀，出家為沙彌，王見而有感，乃歸心佛教云[[132]](#footnote-132)。

（二）尊重異教

就王於佛教事業熱誠觀之，則王之正信佛教無可疑，然於婆羅門教，耆那教等，亦予以尊重維護。蓋迦王之心目中，宗教乃廣義之道德，雖有淺深其間，而同以導人為善。心胸廣大，信佛而能予異教徒之信仰自由以尊重，非褊急[[133]](#footnote-133)政治家可及也。

（三）內安稑外

王沐[[134]](#footnote-134)佛之化已，誠信為法，仁慈為政，寬刑賦，施醫藥，廢漁獵，睦友邦。為正法之興隆、人民之安寧與幸福計[[135]](#footnote-135)，歷訪各地之名德[[136]](#footnote-136)沙門及婆羅門，於國內國外置正法大官以主其事。

二、阿育王數發勒令弘聖教

（一）總說

自灌頂後之十三年至二十八年，凡數發敕令，謂真正之勝利，在宗教而不在武力云。

（二）別述

1、為佛弟子勸修學

王有為佛教四眾弟子特發之敕令[[137]](#footnote-137)，名婆伯那者，敕刻石於巴羅特帝附近之山頂。敕[[138]](#footnote-138)文舉佛說之七種法門，以勸弟子修學者，1.「毘奈耶要略」，2.「聖者之自在」，3.「未來之怖畏」，4.「牟尼歌」，5.「寂默經」，6.「鄔波底沙之問」（p.88），7.「始於妄語之羅睺羅教誡」。

2、巡禮聖跡建塔建柱

◎王灌頂後二十年，巡禮佛陀及佛弟子之聖跡：自波吒釐子城北上，經毘舍離，至釋尊誕生之藍毘尼園；後循[[139]](#footnote-139)釋尊最後遊行之舊道，至拘尸那之佛涅槃處，於道中[[140]](#footnote-140)建大石柱五處。其藍毘尼園之石柱，上刻馬像，今猶存下截[[141]](#footnote-141)，刻文亦明白可辨，略為：某年，王自來禮釋迦牟尼誕生之處。此巡禮之事，備載於《阿育王經》，蓋從優婆毱多之教而為之。今得刻文，益見巡禮之說不虛。

◎王禮菩提樹，廣施供養，並建八萬四千塔，分置佛舍利，遍布閻浮。王所建之佛教精舍，今無有存者。所造之塔婆，唐代玄奘目擊者，不下五百餘；現已發現者，惟桑琪之一聚，婆爾呼之一塔。[[142]](#footnote-142)

◎又王所建之石柱，分有銘[[143]](#footnote-143)、無銘二類。玄奘所見者，凡十六處，現存止九處。其中六柱，各刻敕令七條，其他刻全同或全別[[144]](#footnote-144)之敕令。王之石刻，於印度之宗教宣傳，至今仍有極大之價值也。

3、廣行布施宣法教

王信佛法切，三以閻浮施；兒摩哂陀，女僧迦密，婿阿耆，並先後出家[[145]](#footnote-145)；派名德宣化於各地。

（叁）晚年之失志

◎晚年，王被抑[[146]](#footnote-146)於王子及大臣，悵悵[[147]](#footnote-147)不得志，以半庵摩羅果奉雞園寺僧而卒[[148]](#footnote-148)。[[149]](#footnote-149)◎「崇高必墮落，合會要當離」[[150]](#footnote-150)，無常法爾，迦王之所信所行為不虛矣！時（p.89）佛

元百六十二年也。

**〈第三節〉─阿恕迦王時代之佛教─**

（pp.89-96）

壹、「迦王時諸系的關係及王意」之考

（壹）正明

一、迦王對東西二系之態度

（一）東西二系之概況

◎七百結集時，某王助跋耆系，[[151]](#footnote-151)而有大眾之結集。

◎迦王都波吒釐子城，波利系大興，然跋耆系亦日形活躍。[[152]](#footnote-152)

（二）列舉傳說

◎說一切有部傳：王因耶舍之說，迎優婆毱多於摩偷羅之優留蔓荼山；王之禮聖跡，建塔婆[[153]](#footnote-153)，胥[[154]](#footnote-154)毱多等教之。[[155]](#footnote-155)

◎《善見律》僅謂因婆毱多知僧事，助王營建云。[[156]](#footnote-156)

◎銅鍱部傳：王因積疑[[157]](#footnote-157)求決，迎摩偷羅阿烋河山之目犍連子帝須。凡此，皆波利系也。

（三）導師的判論

王子摩哂陀出家，奉帝須為和上，[[158]](#footnote-158)有部之末闡地，大眾部之大天為阿闍梨；[[159]](#footnote-159)其後並授以化導一方之命[[160]](#footnote-160)。此足見迦王之於佛教，雖或尊帝須，而實無所偏黨[[161]](#footnote-161)。

二、西北之波利系與跋耆系之對立

（一）列舉傳說

《付法藏傳》[[162]](#footnote-162)謂：一曾犯逆罪而精通三藏之比丘（與《婆沙論》之說大天相合[[163]](#footnote-163)），往見優婆毱多，毱多不與語[[164]](#footnote-164)。有部學者之於大天，備極[[165]](#footnote-165)毀訾[[166]](#footnote-166)，並謂迦王黨[[167]](#footnote-167)於大天，聖眾相率西避迦濕彌羅云。[[168]](#footnote-168)

（二）導師的評判

此又可見深入西北之波利系，與跋耆系積[[169]](#footnote-169)不相容[[170]](#footnote-170)。

叁、結義

當迦王之時，王意平等，而有部系為跋耆系及波利東（p.90）系之協調所抑[[171]](#footnote-171)，實不勝其憤慨也！

（貳）附論：關於「目犍連子帝須」（波利東系）

一、列舉眾說

目犍連子帝須，舊傳所不詳。

◎惟《識身足論》[[172]](#footnote-172)破目犍連之過未無體，似即此人[[173]](#footnote-173)。

◎《善見律》之名帝須者不一；王弟毘地輸迦，《善見律》亦作帝須，然則帝須即毘「地輸」迦之音轉。

◎《大悲經》云：「摩偷羅優樓蔓荼山，有僧伽藍，名那馳迦，於彼當有比丘名毘地奢，廣行流布我之正法」。[[174]](#footnote-174)其即指此帝須歟！

二、辨義

說一切有者，傳迦葉至優波毱多，凡五師相承。[[175]](#footnote-175)

銅鍱部重律，傳優波離至帝須之五師[[176]](#footnote-176)（見上表）[[177]](#footnote-177)，實則帝須即阿難之三傳弟子。[[178]](#footnote-178)初與有部同以摩偷羅為中心；迨[[179]](#footnote-179)後一東下，一西上，乃分裂為二，若不相涉耳！

貳、辨「銅鍱部」所傳之第三結集

（壹）略明傳說

銅鍱部者說（真諦浮海來，所傳亦當本此）：迦王尊信佛教，外道窮於衣食，多濫[[180]](#footnote-180)跡[[181]](#footnote-181)佛門，以外道義入佛法中。佛教因此起諍，摩竭陀大寺雞園內，不能和合說戒者凡七年[[182]](#footnote-182)。

王遣使[[183]](#footnote-183)勸和[[184]](#footnote-184)，不聽，使者怒殺僧眾。王聞之大驚，至寺悔過，問使者以應得之罪。或曰：依王所命，應王得罪。或曰：王無殺意，使者得罪。或曰：兩俱得罪。王大惑曰：誰斷我疑？諸比丘推目犍連子帝須，於是遣使迎之於阿烋河山。王從之諮受[[185]](#footnote-185)佛教，知其為分別說者，即依之沙汰[[186]](#footnote-186)僧侶，賊住比丘多（p.91）逐歸本宗。

時博達者猶數百人，以外道朋黨盛，恐剪除[[187]](#footnote-187)之為害佛法，乃別建寺以處之。僧眾清淨已，集學德兼備者千人，和合說戒，並結集三藏，即銅鍱部所傳之第三結集也。[[188]](#footnote-188)

（貳）詳辨實情

一、明所疑

然此事可疑，試舉其異說而辨之。

二、舉異說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銅鍱部傳說 | 諸學派傳說（除大眾系） |
| 佛滅百年　毘舍離七百結集　迦羅阿育王  時分二部 | 佛滅百年　毘舍離七百結集 國王不明 |
|  | 佛滅百十　舶主兒大天諍　 阿育王  六年後 五事 時分二部 |
| 佛滅二百　賊住比丘起諍　　 達磨阿育王  三十年頃 時 | 佛滅二百　大天諍五事[[189]](#footnote-189)　 國王不明  年滿[[190]](#footnote-190) 或做妙雲王時 |
| 大眾部分出東山等六部華氏城第三結集 | 大眾部分出東山等三部[[191]](#footnote-191) |

三、論究

（一）評「銅鍱部」傳賊住比丘之爭

1、敘傳說之同意

◎銅鍱者所傳賊住比丘之爭，為東山部等之因，為佛滅二百年許事[[192]](#footnote-192)，與有部者所說大同[[193]](#footnote-193)。

◎然有部以此為後於迦王四五十年，亦不言賊住。銅鍱者以此為法阿育王時頗不合。

2、辨證

（1）難其非

A、於「分化出東山部之難」

詳東山等部，銅鍱者目為[[194]](#footnote-194)安達羅學派。[[195]](#footnote-195)安達羅為大天教化之區，時大天未行，何得有安達羅學派之分？

B、於「十八部之分先於迦王之難」

且銅鍱者傳佛滅百年至二百年，佛法成十八（p.92）部，[[196]](#footnote-196)則十八部之分，先於迦王矣。迦王所遣之傳教師與五部等分裂有關，[[197]](#footnote-197)灼然[[198]](#footnote-198)可見。

C、略結

迦王既不應後於佛元二世紀，當時之爭，亦不應與安達羅學派之爭相濫。

（2）辨所爭

A、依傳說以過義

舊傳優婆毱多後，律分五部；[[199]](#footnote-199)時毱多猶在，五部將分，應為分出東山等末部之爭也。

B、就考證以明實

（A）導言

雖然，迦王之世有諍論，則無可疑者，在所諍何事耳！

（B）正論

a、佛滅百年後分之實

有部系與犢子系，並說佛元百年後，有五事之爭，分根本二部。然據大眾系所傳者察之，此實三系（大眾、分別說、一切有）或四派（大眾、上座、一切有、犢子）之分爭也。此不具論，當於下學派分裂中辨之。[[200]](#footnote-200)

b、迦王時三派系之勢

◎銅鍱者（分別說）之在當時，實與大天等相提攜[[201]](#footnote-201)；合力以除大眾系之極端者，或亦有之。

如共許「雜藏」[[202]](#footnote-202)，即是其例。

現存之《僧祇律》，亦與銅鍱者相近，波逸提九十二，眾學法僅七十左右。

大眾系稱「惟大天一人是大士，諸餘皆小節[[203]](#footnote-203)」[[204]](#footnote-204)；銅鍱者亦尊為名德之一。

◎有部傳當時王黨大天；帝須亦取得迦王之尊信[[205]](#footnote-205)，而有所論說。

◎迦王時佛教之爭，乃大眾系與分別說系相協調，與波利之西系共爭五事也。

◎銅鍱者誤迦王為二百年後人，因與二百年後之爭相混。

（二）評「銅鍱部所傳第三結集

傳說帝須於此時集千比丘結集三藏，餘部無此說，似亦渺茫難信。

或可（p.93）共論三藏之義，遮他立自以成書，如所傳《論事》之類。

叁、約德跡顯迦王餘佛教之益

（壹）論其要

◎迦王之前，佛教猶局促[[206]](#footnote-206)於恆河流域，間及印度河；以迦王之誠護，佛教乃一躍而為世界之宗教。迦王之賜予佛教，不可謂不深且厚矣！

◎迦王初置正法官，融道德宗教於政治，以促進民生之和樂。

次派傳教師，專力於弘布佛教，努力於國際之和平。王與敘利亞、埃及等王國，締結友善之邦交；並藉佛教以宣達國際間之信義和平，雖維持和平僅五十年，然實開國際和平運動之先聲也。迦王之傳教事業，以西北及東南為最成功。

（貳）述其事

一、正法官所至之處

正法官所至之國家及國王之名，見於敕令之刻文者，有敘利亞之安提柯斯，埃及之度萊梅，馬其頓之安提谷那斯，克萊奈之馬迦斯，愛毘勞斯之歷山王（此上即希臘五王國）；以及北印之健馱羅，南印之安達羅、錫蘭等，可見此皆佛教宣揚之地也。

二、傳教師弘布之處

（一）西北

佛教傳入希臘五國，頗為時眾所歡迎；遠至佛元千年，波斯猶有佛教僧在。晚近各該處之考古及發掘，並發現久已湮失之佛教。

希臘五國乃耶、回發祥之地，彼二之自猶太教而演化為世界宗教，不應忽略佛教深大之影響。尤以基督教為甚[[207]](#footnote-207)，不特博愛、和平，即耶蘇及彼得等之獨（p.94）身，亦染有濃厚之佛教色彩也。或謂基督教稱上帝為喬達，亦即喬達摩之音轉云。[[208]](#footnote-208)

（二）東南

其在東南者，南印佛教日發達，促成安達羅民族之勃興。王子摩晒陀，王女僧迦密他之去錫蘭，其成功尤大。錫蘭王國接受佛教，且更傳播於緬甸、暹羅等地。巴利語系聖典之保存，維持初期佛教之形式以迄現在，皆難能可貴也。

（三）東北

其東北方，隔於崇山[[209]](#footnote-209)峻嶺[[210]](#footnote-210)，弘布稍難。

舊傳秦始皇時，有室利房等十八人來化，[[211]](#footnote-211)雖傳說無徵[[212]](#footnote-212)，然適與迦王之時代相當，或即所派傳教師之一也！

肆、結說

（壹）迦王對於未來學派分流之影響

一、總明

佛教至迦王而一變，前此之雖有二部，猶能大體[[213]](#footnote-213)和合者，此後則學派分流，不復如前矣。蓋學者之間，已有不同之見，迨受命而分化一方，適應不同之民族文化，學派乃競興。

二、別論

◎迦王所派之傳教師，亦不必盡為受命而後成行；在一方弘化之名德，即因而授以一方化導之命，如末闡提等，應是此類。

◎諸上座受命已，各率其弟子以行，此與學派之分裂，顯灼可見。如摩訶提婆之與大眾末系；曇無德（王弟帝須之師）之與曇無德部；迦葉波之與迦葉波部；摩哂陀之與銅鍱部；末闡提之與薩婆多部。

◎在當時雖未有學派之形成，然經一期之分化，即形成分立。舊傳優婆毱多後，律分五部，蓋紀實[[214]](#footnote-214)也。以此，銅鍱者以達摩阿育出十八派分裂（p.95）之後，非吾所敢信！

（貳）以表顯彰

茲附迦王派遣之傳教師及其教化區於下：[[215]](#footnote-215)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**布教師** | **布　教　地** | **即　　　　今** |
| 末闡提 | 罽賓、犍陀羅 | 北印之克什米爾等 |
| 摩訶提婆 | 摩醯娑漫陀羅 | 南印之賣索爾等 |
| 勒棄多 | 婆那婆私 | 未詳，或云在南印[[216]](#footnote-216) |
| 曇無德 | 阿波蘭多迦 | 西印之蘇庫爾以北 |
| 摩訶曇無德 | 摩訶刺陀 | 南印之孟買 |
| 摩訶勒棄多 | 臾那世界 | 阿富汗以西 |
| 末示摩、迦葉波 | 雪山邊 | 尼泊爾等 |
| 須那迦、鬱多羅 | 金地 | 緬甸 |
| 摩哂陀等 | 師子 | 南印之錫蘭[[217]](#footnote-217) |

1. 參閱【附錄一】：王統記載比較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（pp.157-159）：「從佛滅到阿育王灌頂，錫蘭的傳說，是二百十八年滿。或說：二百十八年滿，已是二百十九年了。王統的相承，如梁譯《善見律》（卷二）說：「佛涅槃後，阿㝹樓陀王、閔躕王在位各八年；那迦逮婆（娑？）迦作王十四年；修修佛那迦作王十八年；其兒代名阿育，作王二十八年；阿育有十兒，並登為王二十二年；次玖難陀代作王，二十二年；復有旃陀掘多作王二十四年；賓頭沙羅王代在位二十八年。阿育王代位已十八年，摩哂陀到師子洲中」。

   阿育王灌頂時，錫蘭傳說為佛滅二百十八年滿。漢譯的《善見律》，略有錯脫處。漢譯所沒有譯出的，據巴利《善見律》說：佛滅於阿闍世王八年，三十二年卒，為佛滅後二十四年；鬱陀耶跋陀羅王十六年。漢譯所譯誤（也許是傳寫的筆誤）的，阿㝹樓陀（Anuruddha）與閔躕王（Muṇḍa）合八年，誤作各八年。那迦逮婆迦王（Nāgadāsaka）二十四年，誤作十四年。此外，育王灌頂前自立爭位四年，即為恰合二百十八年的王統編年。緬甸所傳的也是二百十八年說，但王統的年代，頗有出入。本傳說：阿育王出於「佛滅百年之後」。如依世友論而肯定為百十六年，即與錫蘭的傳說，相差約一百年。這一時代的印度王統，除孔雀王朝三世外，見於《阿含經》的有三：一、阿闍世王。二、阿闍世王子優婆陀延或優婆延（長阿含經卷二七）：巴利語作（Udaya），即本傳晉譯的優陀那（耶？）跋陀羅。三、文荼王（增一阿含經卷二四）：巴利語作（Muṇḍa），即梁譯的閔躕。此外，見於傳記的，有難陀王（Nanda），即《善見律》的難陀。中國舊來所傳，除《善見律》與晉譯本傳外，百餘年間的印度王統，沒有詳備的傳述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160）：

   《善見律》的那迦逮婆（應為娑之誤）迦，即「古事集」的陀娑迦（Darśaka）也是闍王的兒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160）：

   《善見律》的修修（佛）那迦（Susunāga），《阿育王譬喻集》缺。傳為廢君自立，創立悉蘇那伽王朝，定都舊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的名王。然悉蘇那伽王朝，實創立於頻婆娑羅王（Bimbisāra）以前，頻王為第四世。從定都舊王舍城說，恰好證明了這還是以王舍城為首都的時代。考《中阿含經》（卷一一，又《銅鍱律‧大品》），稱頻王為「洗尼頻婆沙羅」。洗尼（Seṇiya）即悉蘇那伽的音轉。所以《善見律》的修修那迦王，是編排譜牒者，誤以頻王前的古王，錯編於閔躕王後。「古事集」即是編列於頻王之前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2〈阿育王品3〉，（大正24687b3-4）：

   阿育王有十兒，並登為王二十二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在位：1.居於君主之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01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129）：

   五師相承，罽賓有迦葉等傳法說，優婆毱多與阿育王同時。錫蘭也有五師相承說，五師是優波離（Upāli）馱寫拘（Dāsaka），蘇那拘（Sonaka），悉伽婆（Siggava），目犍連子帝須（Moggaliputta tissa），帝須也與阿育王同時。從佛滅到阿育王，屬於上座系的罽賓與錫蘭佛教，同有這四師或五師相承說；即使錫蘭舊有此說，都可相信為：佛滅到阿育王時，法系已經四傳。至於所傳的五師不同，那是法系各別，如迦葉等是經師與禪師，優波離等是律師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一若：仿佛；很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4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徵（ㄓㄥ）：3.證明；證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7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宜： 8.猶當然；無怪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37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《一切善見律註序》卷1，（N7035a10-13 // PTS.Sp.33）：

    世尊之般涅槃後一百年之時，毘舍城跋耆族出身之諸比丘於毘舍離城，承認容許角監、承認容許二指，承認容許村落間，承認容許住處，承認容許承諾，承認容許慣習，承認容許不凝乳，承認飲未醱酵，承認無緣座俱，承認金銀等宣舉十事。修修那伽之子迦羅阿育王是彼等之從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考：9.省察；察考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63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置：6.設立；設置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02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伐：4.征討，攻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18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0，（大正51，928c27-929a10）：

    羯𩜁伽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稼穡時播，花果具繁，林藪聯綿，動數百里。出青野象，隣國所奇。氣序暑熱，風俗躁暴，性多狷獷，志存信義。言語輕捷，音調質正，辭旨風則，頗與中印度異焉。少信正法，多遵外道，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五百餘人，習學大乘上座部法。天祠百餘所，異道甚眾，多是尼乾之徒也。

    羯𩜁伽國在昔之時，民俗殷盛，肩摩轂擊，舉袂成帷。有五通仙棲巖養素，人或陵觸，退失神通，以惡呪術殘害國人，少長無遺，賢愚俱喪。人煙斷絕，多歷年所，頗漸遷居，猶未充實，故今此國人戶尚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也：5.語氣助詞。用在句中，表停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7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虜：（ ㄌㄨˇ）：1.俘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84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無算：1.不計其數。極言其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鐵血：武器和鮮血。借指戰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40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定：1.安定；平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35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《阿育王經》卷1〈生因緣1〉（大正50，133c2-16）：

    時阿育王領理國事，有五百大臣於阿育王起輕慢心。阿育王語諸大臣：「汝可折取花菓樹，以護棘刺樹。」諸臣答言：「大王不爾！當折取棘刺樹以護花菓樹。」阿育王復言：「不如是！當折取花樹護棘刺樹。」如是至三時，諸大臣不受其教，阿育王瞋即自拔刀，斬五百臣首。乃至阿育王復於一時將五百婇女入於後園，園中有樹名阿輸柯樹生花葉。阿輸柯王見而說言：「此樹與我同名。」是故歡喜。時阿育王身體麁澁，諸女人等不欲近之，王園中眠諸女人等為欲令王不歡喜，故折樹花葉乃至令盡。阿育王覺，見無花葉而問諸女：「樹花脫盡誰之所作？」諸女答言：「我等所為。」阿育王瞋，即以竹箔裏諸女人，以火燒之。以其惡故時，人謂為旃陀阿輸柯王 （翻可畏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（pp175-176 ）：「育王的殘暴故事：本傳說育王的初年，非常暴虐，曾手殺五百大臣與五百宮女，使人作泥犁（地獄）的酷刑。這在《善見律》中，由於別立黑阿育，除了育王的殺兄弟而外，被看作極仁慈的了。然據摩崖石刻所說，育王在戰爭中的屠戮，並不怎樣的仁慈！四０五──四０七年間，法顯親見華氏城的大塔旁，有石柱，記著作泥犁城的因緣與年月。玄奘西遊，也目睹這一遺跡（西域記卷八）。然又說鄔闍衍那有無憂王作地獄處（西域記卷一一）。《善見律》的略而不論，因為將一切暴行，歸罪於黑阿育去了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迨（ㄉㄞˋ）： 3.等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76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薰陶：熏染陶冶。比喻因為經常和某些人物或環境相接觸，而使人在思想、性格、品德等方面受到好的影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22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佛化：佛的教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28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一變：一度變化；一次變故或變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1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力政：1.以武力為政，暴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76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德化：1.謂以德行感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7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猶言：好比說；等於說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9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賢德：1.善良的德行。2.指有美德的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24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也：1.語氣助詞。表判斷語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7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（pp.193-194）：「罽賓所傳與錫蘭所傳，同樣的古老，而相差為一百年。同一事實的不同傳說，決不如同情錫蘭傳者所說，北方是誤以黑阿育為法阿育了。二阿育，根本是莫須有的。這二種傳說的不同，我的解說為：佛滅後百年，有七百結集，是律家的傳說；佛滅百餘年──百十六年，阿育王立，是經師（論師）的傳說。這雖各說各的，起初不一定矛盾，實為佛弟子間的共同傳說。在傳說的過程中，佛滅百年的七百結集，被上座系的律師們，解說為已經百年，百年之後；這才百十六年的育王為王，被誤會而修正為佛滅百年以後，又過百十六（八）年，成為二百十八（六）說。十六與十八不同僅是小枝節而已。這佛滅到育王的古老傳說，糾纏於佛滅百年的七百結集說，這才造成二百十八年說，南北的所傳不一。這恰好相差百年，不是偶然的：佛元的討論者，有深刻重視這恰好一百年的必要！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無稽：無從查考；沒有根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5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猶：10.副詞。還；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9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尋：4.考索；探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28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統一：2.歸於一致。與“分歧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84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2〈阿育王品3〉（大正24，682a5-9）：「即推目揵連子帝須為和尚，摩呵提婆為阿闍梨，授十戒；大德末闡提為阿闍梨，與具足戒。是時摩哂陀年滿二十，即受具足戒，於戒壇中得三達智，具六神通，漏盡羅漢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《分別功德論》卷2，（大正25，34b5-8）：「時優多羅弟子名善覺，從師受誦《增一》，正得十一事，優多羅便般涅槃。外國今現三藏者，盡善覺所傳，師徒相授于今不替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無疑：1.沒有疑懼；”2.沒有疑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2〈阿育王品3〉（大正24，684b12-14）：

    如昔第一大德迦葉集眾，亦如第二須那拘集眾，出毘尼藏無異，一切佛法中清淨無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斷言：斷然言之；十分肯定地說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08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耳：10.語氣詞。表示肯定語氣或語句的停頓與結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6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獨：4.獨特；特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1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詳：4.繁多；周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20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蓋：14.連詞。承接上文，表示原因或理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49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以意為之：《禮記‧禮運》：“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，以中國為一人者，非意之也，必知其情，辟於其義，明於其利，達於其患，然後能為之。”陳澔集說：“非意之，謂非以私意臆度而為之也。”後以“以意為之”謂只憑自己的主觀想法去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01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托始：開頭；創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34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云爾：1.用於語尾，表示如此而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83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p.108-109）：

    在研究的過程中，應該深切注意的是：我們所處理的問題，是古代的；所處理的材料，是傳說的，不是嚴正的史書。這種傳說，佛典中名為譬喻（Avadāna），是說教時所引用的事證。為了達到感動聽眾的目的，所以或透過神話的形式，或表現為文學的作品。如認識他的性質，即能重視他所表顯的，含攝的事實，而不被這種形式所拘蔽。所怕的，還是那些照著自己意思，滿足自己需要而編寫的歷史。看來翔實可信，而實際是謬說。依我而論，對於佛教傳說的信心，過於那些杜撰的歷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1〈跋闍子品2〉（大正24，678a10-b10）：

    七百比丘集毘尼義。於集眾中，二萬比丘集。…是時，薩婆迦眉、蘇寐、離婆多、屈闍須毘多、耶須、婆那參復多，此是大德阿難弟子，修摩㝹、婆娑伽眉，此二人是阿㝹留駄弟子，已曾見佛，而說偈言：『第二好集眾，大法一切出，已至重法處，應作已作竟，愛盡比丘者，是名第二集。』

    諸大德自作念言：『當來世我等師法，如是濁垢起有無耶？』大德即見當來世非法垢起，從此以後百歲又十八年中，波咤利弗國阿育王已生世，生已一切閻浮利地靡不降伏，於佛法中甚篤信極大供養。於是諸外道梵志，見阿育王如此信佛法，外道梵志貪供養故，入佛法中而作沙門，猶事外道如舊，以外道法教化諸人。如是佛法極大濁垢，濁垢欲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1〈阿育王品3〉（大正24，679c12-13）：

    阿育王自拜為王，從此佛涅槃已二百一十八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熟聞：經常聽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2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歟（ㄩˊ）：3.語氣詞。用在選擇問句中，常與“抑”相配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47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（p.92）：

    有部系與犢子系，並說佛元百年後，有五事之爭，分根本二部。然據大眾系所傳者察之，此實三系（大眾、分別說、一切有）或四派（大眾、上座、一切有、犢子）之分爭也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（p.34）：

    大眾部，（上座）分別說部，犢子部，說一切有部，這四大派，是佛教部派的大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（p.140）：「阿育王的時代，本已有三系：大眾系，分別說系，一切有（實為後來一切有、犢子、經量等的母部）系。由於諸師的分化，特別是分別說系的分化，成為一時盛行的五部。如曇無德，即曇無屈多迦，成為《四分律》的法藏部。迦葉波，即迦葉維，成為《解脫律》的飲光部。彌沙塞，為分別說系分化了的母部，即成為《五分律》的化地部。分別說系中分化到師子國的，即成為《善見律》的銅鍱部（紅衣部）。分別說系分化為四部，但銅鍱部遠在海南，不被大陸佛教所重視。分別說系的三部，加上摩訶提婆（大天，分化到南方，其後流出別部）的大眾系，末闡提的說一切有部，即為一時盛行的五部。向來說：從迦葉到優婆毱多，佛法一味，這是不可信的。說優婆毱多以後成為五部，卻是事實。這與育王時代的傳教師有關，證明了優婆毱多與阿育王同時的正確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闕疑：遇有疑惑，暫時空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15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[原書p.95註1]《初期大乘起源與開展》〈第七章〉，（pp.408-414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（p.195）：「佛教，古來以釋迦佛入滅的年代為準，來記載佛教界史事的年代。這是佛滅紀年，而不是以佛的誕生來計算（去年的二千五百年，中日佛教界每有誤認為佛誕紀年的）。佛滅以來的年代，雖傳說有七十多種，然不出兩大類：一、古典的傳述，最有歷史價值，可以根據他而論斷出比較確實的年代。二、廣大的傳說，曾經在長時期中，為多數的信徒所尊重與信用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惑：4.指迷惑。5.迷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56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隕（ㄩㄣˇ）：1.墜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09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地動：地震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03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渺茫：2.模糊不清。3.虛妄無憑。指不可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45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時賢：當時有德才的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7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3)
64. 莫：2.副詞。表示否定。不，不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41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4)
65. 蓋（ㄍㄞˋ）：15.語氣詞。多用於句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49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5)
66. 去：2.距離，離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83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6)
67. 矣（ㄧˇ）： 2.語氣助詞。表將然之事，與“了”相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52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7)
68.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9）：「部分學者，以赤銅鍱部說為可信；有的以《眾聖點記》為證。在每年自恣、誦戒後，在《戒經》加上一點，年年如此，有幾點就是佛滅幾年：說得似乎信而有據。其實，印度早期，並沒有書寫「戒本」（西元五世紀，手寫的戒本還不多），自恣誦戒後，在那裏去下這一點！」 [↑](#footnote-ref-68)
69. 出入：5.指所估計之數可能或上或下，接近而並不等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47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9)
70. 衡（ ㄏㄥˊ）：13.衡量；比較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9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0)
71. 固有：本來就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62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1)
72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（p.538）：

    近代，在新疆庫車的Kizil廢墟，發見有大同馬鳴《大莊嚴論》的梵文斷簡，題為鳩摩羅羅陀作。書名為Kalpanāmaṇḍitika（譬喻莊嚴），又Dṛṣṭāntapaṅktiyāṃ（譬喻鬘）。由此，佛學界或推論為：馬鳴所造的《大莊嚴經論》，就是鳩摩羅陀所造的《喻鬘論》，這與我國的古傳是不合的。譬喻大師的風格相近，彼此間的作品，在傳說中，容易淆訛。如僧伽斯那的《癡鬘論》，被傳為鳩摩羅陀所造。摩咥哩制吒Māṭriceṭa的《百五十讚》，被傳為馬鳴所造。梵本與漢譯，都可能以誤傳誤的。但馬鳴與迦膩色迦王同時，鳩摩羅陀要遲一些。《大莊嚴經論》說：「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」。所以，如以《大莊嚴經論》──，《譬喻鬘》為鳩摩羅陀所造，倒是更合適些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（p.334）：

    馬鳴的故鄉為娑枳多，早年宏化於華氏城，都在東方。『大唐西域記』說：「東有馬鳴」，與此恰好相合。『馬鳴菩薩傳』說：小月氏國王，侵伐中國，要求三億金的貢獻；如沒有，可以佛缽及辯才比丘──馬鳴相抵。馬鳴這才到了月氏（揵陀羅為中心）。『付法藏因緣傳』，所說大致相同。這位月氏國王，作旃檀罽眤吒（Caṇḍa Kaniṣka），就是迦膩色迦王。『大莊嚴經論』，也說到：「真檀迦膩吒，討東天竺」。『雜寶藏經』也說：「月氏國有王，名旃檀罽尼吒，與三智人以為親友，第一名馬鳴菩薩」。馬鳴到了北印度，並為迦膩色迦王所尊敬。從『大毘婆沙論』引述法善現頌而說，馬鳴於「北天竺廣宣佛法」，應該是確實可信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2)
73. 《大智度論》卷2〈1 序品〉（大正25，70a6-10）：「問曰：八犍度阿毘曇、六分阿毘曇等，從何處出？

    答曰：佛在世時，法無違錯；佛滅度後，初集法時，亦如佛在。後百年，阿輸迦王作般闍于瑟大會，諸大法師論議異故，有別部名字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73)
74. （1）《部執異論》（大正49，20a17-19）：「佛世尊滅後，滿一百年。譬如朗日隱頞悉多山，過百年後更十六年，有一大國名波吒梨弗多羅，王名阿輸柯。」

    （2）《十八部論》〈15分別部品〉（大正49，18a9-10）：「佛滅度後百一十六年，城名巴連弗，時阿育王王閻浮提匡於天下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74)
75. 拉斯，原名Christian Lassen（1800-1876），挪威學者。

    克引，原名Hendrik Kern（1833-1917），荷蘭學者。

    威士達，原名N. L. Westergaard（1815-1878），德國學者。

    這三位學者有關佛滅年份的研究和著作，參看Siglinde Dietz, “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cholarship up to 1980,” in Heinz Bechert ed. *When Did the Buddha Live?* Delhi: Sri Satguru Publication, 1995. Pp. 57, 62, 70. [↑](#footnote-ref-75)
76. 政教：1.政治與教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42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6)
77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126）：

    石室，解說為怛叉始羅（Takṣaśīlā）的很多。如拘那羅（Kuṇāla）去怛叉始羅，《王子壞目因緣經》，即作石室。《智論》作多利陀羅，多字實為草書分（分）字的訛寫。考給孤獨長者的愛女，遠嫁多信尼乾外道的邊國，或作富樓那跋陀那（Pūrṇavardhana），即滿富城；或作分陀跋陀那（Puṇḍavardhana）。本傳的王弟因緣中，說尼乾子誹謗佛，也有弗那盤達，梁譯作分那婆陀那。耆那教傳說：犍陀羅國有城，名Puṇḍavardhana。這可見分利陀羅──石室，即屬於犍陀羅，在弗羯羅衛以東（智論）。月光王捨頭本生，法顯與玄奘所見，都在怛叉尸羅。而《月光菩薩經》說：「北印度有大城，名賢石，國王名月光」。賢石即分陀跋陀羅，也即一般譯為石室的。石室與怛叉尸羅，為同一地點的古今名稱不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7)
78. 窺：4.伺機圖謀；覬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47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8)
79. 將士：1.本為將帥士卒，以後泛指全軍人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80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9)
80. 留守：1.居留下來看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32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0)
81. 乘間：利用機會；趁空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67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1)
82. 糾合：集合；聚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69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2)
83. 士：5.武士；兵士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99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3)
84. 逐：1.追趕；追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88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4)
85. 都： 3.建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63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5)
86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（p.40）：「西元前三二七年，馬其頓（Macedonis）王亞歷山大（Alexander），在攻佔波斯（Pārasya），阿富汗斯坦（Afghanistan），俾路支斯坦（Baluchistan）後，進侵西北印度，直逼中印度。由於亞歷山大回國，在西元前三二三年去世，中印度免受浩劫。亞歷山大的來侵，傳入了希臘（Hellas）的文化藝術，也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抗外運動。有名為旃陀羅笈多（Candragupta）的，為摩竭陀王所流放，到北印度的旁遮普（Panjāb）。亞歷山大回國後，就聯絡少數武力，起來驅逐希臘駐留西北印度的軍隊。後來推翻難陀王朝，創立孔雀（Maury）a王朝。王朝極盛時，除南印度以波那河（Penner）為界外，占有印度的全部；阿富汗與俾路支斯坦，也在其內，成為古印度的大統一時代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86)
87. 越：2.經過；通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10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7)
88. 退還：1.退回；返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84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8)
89. 考見：察知；稽考發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63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9)
90. 修明： 3.整飭昭明。4.謂謹飭而清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37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0)
91. 治國：1.治理國家政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12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1)
92. 克承：能夠繼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26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2)
93. 厥（ㄐㄩㄝˊ）：5.代詞。其。起指示作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93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3)
94. 嘗：4.經歷，身受，嘗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93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4)
95. 事變：2.特指突然發生的重大政治、軍事性事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55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5)
96. 頗（ㄆㄛ）9.甚；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28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6)
97. 病篤：病勢沉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29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7)
98. 擁立：擁戴皇帝或首領即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92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8)
99. 憤憾：憤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73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9)
100. 餘緒：1.留傳給後世的部分。2.猶後裔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55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0)
101. 雄才：1.出眾的才能。2.指才能出眾的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80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1)
102. 大略：2.遠大的謀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37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2)
103. 討伐：征伐，征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3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3)
104. 不臣：2.不稱臣屈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4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4)
105. 威聲：威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22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5)
106. 域外：1.境外；國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11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6)
107. 畏威懷德：畏懼聲威，感念德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31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7)
108. 聲教：聲威教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69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8)
109. 輸入：1.從外部送到內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30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9)
110. 得力：1.得其助力；受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99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0)
111. 積敝：1.亦作“ 積弊 ”。纍積弊病。2.指積久的弊端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3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1)
112. 卒（ㄗㄨˊ）：3.終於，最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87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2)
113. 蹂躪：2.侵擾；侵略。3.欺凌；糟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52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3)
114. 剝削：5.謂無償占有他人勞動和勞動成果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71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4)
115. 沐：5.潤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94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5)
116. 盛衰：興盛與衰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42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6)
117. 始終：1.開頭和結尾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79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7)
118. 遺憾：1.猶遺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22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8)
119. 擁戴：擁護推戴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93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9)
120. 驕（ ㄐㄧㄠ）：5.怠慢；輕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89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0)
121. 反側：3.不安分，不順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86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1)
122. 善終：1.把事情的最後階段工作做完做好。亦指好的結果，好的結局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4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2)
123. 烽：2.指戰火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8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3)
124. 無算：亦作無筭。1.不計其數。極言其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4)
125. 若：14.好像；似乎。19.連詞。和，及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41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5)
126. 無容：2.不允許；不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2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6)
127. 諱飾：隱瞞掩飾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35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7)
128. 灌頂：梵語的意譯。原為古 印度 帝王即位的儀式。佛教密宗效此法，凡弟子入門或繼承阿闍梨位時，必須先經本師以水或醍醐灌灑頭頂。灌謂灌持，表示諸佛的護念、慈悲；頂謂頭頂，代表佛行的崇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21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8)
129. 自治：1.自行管理或處理。2.修養自身的德性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31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9)
130. 焉：2.疑問代詞。相當於“怎麼”、“哪裡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8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0)
131. 《分別功德論》卷3，（大正24，680b14-17）：

     昔佛去世後百歲，時有阿育王典主閻浮提，群臣、夫人、象馬各有八萬四千。時王巡行國界，見閻羅王有十八地獄，亦有臣吏僻問罪囚。王問左右曰：「此何等人？」答曰：「此死人王也，主分別善惡。」王曰：「死人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，我是生人王，不能作地獄耶？」問諸群臣：「誰能造地獄？」諸臣對曰：「唯有極惡人能造地獄耳。」王勅諸臣訪覓惡人。臣即行覓，見有一人坐地織罽，旁有弓箭，兼有釣魚鉤，復以毒飯食雀，並織罽，並釣魚、射鳥、捕雀。臣還以狀白王，惡人如是。王曰：「此人極惡，必能辦地獄事。」王遣人喚曰：「王欲見汝。」惡人曰：「我是小人，無有識知，王用我為？」曰：「王正欲得汝治地獄事。」其人即歸。家有老母，語母曰：「王喚我。」母語兒曰：「王喚汝為？」兒曰：「王欲使我治地獄事。」母曰：「汝去，我云何活？」母即抱兒腳不放。兒意欲去，即拔刀斫母，殺而去至王所，王問曰：「母不放汝，何由得來？」曰：「殺母而來。」王曰：「真惡人也。必能辦地獄事。」即委此人作地獄城，設鑊湯劍樹。即拜此人為地獄王，與立臣佐，各有所典，如閻羅王。王約勅曰：「若有人入此城者，不問貴賤，得便治罪。」王曰：「正使我入中者，亦莫聽出。」時有老比丘名曰善覺，常行乞食。至此城門外，見好華香，謂內有人，即便入城，但見治罪人，驚怖欲還出。時獄卒不聽出，欲將至鑊湯，道人求曰：「小寬我至日中。」又語頃，有男女二人坐犯婬，將來欲治罪，置碓臼中擣之，斯須變成為沫。道人見之，始念佛語：「人身如聚沫。誠哉！斯言！」又頃復變為白色，復念人身如白灰聚，變易不一，如幻如化，諦計非真。即時意悟，漏盡結解。獄卒復催入鑊湯，時比丘笑，獄卒瞋恚，使四人俠兩腋倒著鑊中，即時湯冷，比丘即化作千葉蓮華，於蓮華中結加趺坐。獄卒驚怪，白阿育王曰：「今獄中有奇怪事，願王暫屈臨視。」王曰：「我先有要，正使我入中，亦不聽出。我今那得入耶？」吏白王曰：「但入無苦。」王即隨入。見道人在蓮華上坐，問曰：「汝是何人也？」曰：「我是道人。」道人語王：「汝是癡人。」王曰：「何以名我為癡人也？」道人曰：「汝本作童子時，以一把土上佛，佛受呪願言：『汝後當王閻浮提，作鐵輪王，名阿育，一日之中當起八萬四千佛圖。』此獄是佛圖耶？」王意即悟，便前悔過，以善覺為師。於是罷獄興福，起八萬四千圖廟。以是言之，「念身得涅槃」，此其義也。（大正25，9a29-c1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1)
132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1〈3 阿育王品〉（大正24，680b14-17）：

     又復一日，王於殿上，在窓牖中，見一沙彌，名泥瞿陀，從殿前過，行步平正，威儀具足。王問：『此誰沙彌耶？』左右答曰：『泥瞿陀沙彌，是先王長子修摩那之子也。』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32)
133. 褊急：1.氣量狹隘，性情急躁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1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3)
134. 沐（ㄇㄨˋ）：6.受潤澤。引申為蒙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8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4)
135. 計：10.計慮；考慮。12.計策；謀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5)
136. 名德：2.指有名望德行的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7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6)
137. 敕令：1.誡令；命令。2.皇帝的詔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45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7)
138. 敕：1.誡飭；告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45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8)
139. 循：1.沿，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4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9)
140. 道中：1.中途；半途。2.路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06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0)
141. 下截：謂事物或人體的下半部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32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1)
142. 《阿育王經》卷1〈1生因緣〉（大正50，135a2-28）：

     時王生心欲廣造佛塔，莊嚴四兵，往阿闍世王所起塔處名頭樓那 （翻瓶），至已令人壞塔取佛舍利，如是次第，乃至七塔皆取舍利，復往一村名曰羅摩 （翻戲），於此村中，復有一塔最初起者，復欲破之，以取舍利。時有龍王即將阿育入於龍宮，而白王言：「此塔是我供養王當留之。」王即聽許。是龍王復將阿育至羅摩村。時王思惟：「此塔第一，是故龍王倍加守護，我於是塔不得舍利。」思惟既竟，還其本國。時阿育王作八萬四千寶函，分布舍利遍此函中，復作八萬四千瓶及諸幡蓋，付與夜叉，令於一切大地乃至大海處處起塔。又言：國有三種小、中、大，若國出千萬兩金者是處應起一王塔。是時德叉尸羅國出三十六千萬兩金。彼國人民白阿育王言：王當與我三十六函。王聞是語，即便思惟：我欲處處廣造佛塔，云何此國頓得多耶？時王以善方便語彼人民：「今當除汝三十五千萬兩金。」又言：「若國有多塔，若國有少塔從今已去，悉聽不復輸金與我。」乃至阿育王往耶舍大德阿羅漢處說言：「我欲於一日一念中起八萬四千塔一時俱成。」而說偈言：「於先七塔中，取世尊舍利，我孔雀姓王，一日中造作，八萬四千塔，光明如白雲。」乃至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已，守護佛法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42)
143. 銘：1.記載；鏤刻。”3.指刻寫有文辭的碑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27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3)
144. 全別：1.完全變了樣，完全不一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15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4)
145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1〈3 阿育王品〉（大正24，681c3-27）：「王聞帝須此語，心中歡喜不斷，而作念言：『於佛法中作大布施，無與我等，我當受持佛法，如子愛父，則無有狐疑。』於是大王問比丘僧：『我於佛法中得受持不？』爾時帝須聞王語已，又見王邊王子，名摩哂陀，因緣具足，便作念：『若是王子得出家者，佛法極大興隆。』念已，而白王言：『大王！如此功德猶未入佛法。譬如有人從地積七寶上至梵天，以用布施，於佛法中亦未得入，況王布施而望得入！』王復問言：『云何得入法分？』帝須答言：『若貧若富，身自生子，令子出家，得入佛法。』作是言已，王自念：『我如此布施，猶未入佛法，我今當求得入因緣。』

     王觀看左右見摩哂陀，而作是念：『我弟帝須已自出家。』即立摩哂陀為大子，王復籌量『立為太子好？令出家好？』即語摩哂陀：『汝樂出家不？』摩哂陀見叔帝須出家後，心願出家，聞王此言，心大歡喜，即答：『實樂出家。若我出家，王於佛法得入法分。』爾時王女名僧伽蜜多，立近兄邊，其婿先已與帝須俱出家。王問僧伽蜜多：『汝樂出家不？』答言：『實樂。』王答：『若汝出家大善。』王知其心，心中歡喜，向比丘言：『大德！我此二子，眾僧為度，令我得入佛法。』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45)
146. 抑（ㄧˋ）：2.抑制；阻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20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6)
147. 悵悵：失意不痛快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58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7)
148. 卒（ㄗㄨˊ）：5.古代指大夫死亡，後為死亡的通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87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8)
149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（p.162）：

     迦王崇佛，作廣大布施，動輒以百萬計。建舍利塔八萬四千，修精舍，豎石柱，乃至三以閻浮施。無遮大施，於印度本不足異，然偏為佛教，當不無妒嫉憤慨者。王大夫人咒訾菩提樹；嗣王及大臣，鑒於府藏之虛，制王而僅得半訶梨勒果供僧，其勢之不可長明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9)
150. 《法句經》卷1〈無常品1〉（大正4，559a19-20）：

     常者皆盡，高者亦墮，合會有離，生者有死。

     印順導師，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，（p.4）：

     積聚皆銷散，崇高必墮落，合會要當離，有生無不死，國家治還亂，器界成復毀：世間諸可樂，無事可依怙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0)
151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（p.81）：

     常傳迦王出百年後，銅鍱者亦傳此時有迦羅（黑）阿育王其人，並謂七百結集時之助跋耆比丘者，即此王云。

 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（p.61）：

     七百結集時代，東方佛教的重心，以毘舍離為首；而跋耆族比丘為東方系的主流。在西方，舍衛城衰退了，佛教向西擴展，摩偷羅的佛教，逐漸隆盛起來，成為西方佛教重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1)
152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（p.77）：

     七百結集，聖眾初破，跋耆系與波利系分化於東西。阿恕迦王時，因五事之爭而思為融合。惟波利系之深入西北者（西系），與遊化中印者（中系），意見殊不一，佛教乃啟三分之勢。

 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唯識學探源》，（pp.40-41）：

     佛滅百年，毘舍離的七百結集，引起佛教內部的爭執。東方毘舍離中心（恆河下游）的跋耆族比丘，與西方波利邑中心（恆河上流，即《西域記》的波利夜呾羅國）的波利比丘，開始這兩大集團的顯然分化。傳說當時大家都認為有再結集的必要，為了意見上的不合，分為兩個集團，各自結集；上座與大眾的分裂，才開始明朗化。雖然二部的分立，時間還要遲一點，而這就是未來二部對立的前身。這兩大集團，內部也沒有統一，思想上的小集團，又漸漸的顯著，促成支末的分裂。上座部又分為分別說與說一切有兩部，與大眾部成為三部的鼎立。這不論在律學的傳承上，論典的不同上，古人的解說上，都有這三大系。分別說與說一切有的分裂，是阿育王時代的事。稍後，說一切有系中分出較通俗的犢子部成立，合成小乘佛教四大派。這四大派的分裂，與區域文化及師承有關。大天五事的諍論，是阿育王時代的事，也與四大派分裂有關。大眾系發展在東南印，犢子系與分別說系在中印及西南印，說一切有系在西北印。這是從它的教化中心區說的，並不是可以絕對的分疆劃界。

     （3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192）：

     育王時代分化，而完成於育王晚年的分別說系，如《五分》、《四分》、《善見律》，都說佛滅百年。與犢子部分化而成的一切有部──《十誦律》，時代為佛滅三世紀初，才確定說佛滅百十年。這可以看出一種趨勢，即分部越遲，對七百結集的年代，也傳說得越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2)
153.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（p.51）：

     「塔」，是塔婆、窣堵波（stūpa）的略譯。塔的意義，如道宣《關中創立戒壇圖經》（大正四五‧八０九中）說：「若依梵本，瘞佛骨所，名曰塔婆。……依如唐言：方墳塚也。古者墓而不墳，墳謂加土於其上也。如律中，如來知地下有迦葉佛舍利，以土增之，斯即塔婆之相」。《四分律》與《五分律》，都說到地下有迦葉（Kāśyapa）佛古塔，佛與弟子用土加堆在地上，就成為大塔。這樣的塔，與墳的意義一樣，可能是印度土葬的（墳）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3)
154. 胥（ㄒㄩ）：9.皆，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23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4)
155. 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卷23（大正2，165b2-26）：「時，巴連弗邑有上座，名曰耶舍，王詣彼所，白上座曰：『我欲一日之中，立八萬四千佛塔，遍此閻浮提，意願如是。』如偈讚曰：『大王名阿育，於先八塔中，各取其舍利，於此閻浮提，建立諸佛塔，八萬及四千，縱廣殊妙勝，一日都使畢。』時，彼上座白王言：『善哉！大王！剋後十五日月食時，令此閻浮提起諸佛塔。』如是乃至一日之中，立八萬四千塔，世間民人，興慶無量，共號名曰法阿育王。如偈讚曰：『王聖種孔雀，安樂世間人，於此閻浮提，建立勝妙塔，本名為惡王，今造勝妙業，共號名法王，相傳至於後。』王已建八萬四千塔，歡喜踊躍，將諸群臣往詣鷄雀精舍，白耶舍上座曰：『更有比丘，佛所授記，當作佛事不？我當往詣彼所供養恭敬。』上座答曰：『佛臨般涅槃時，降伏阿波羅龍王、陶師旃陀羅、瞿波梨龍。』詣摩偷羅國，告阿難曰：『於我般涅槃後，百世之中，當有長者，名瞿多，其子名曰優波崛多，當出家學道，無相佛教授於人，最為第一，當作佛事。』」

 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p.134-135）：

     雞園寺的上座夜舍：夜舍（Yesa），或譯耶奢，是教化育王造塔的，勸育王迎請優波毱多的大德。錫蘭的傳說中，沒有提到。七百結集的發起者，是迦蘭陀子耶舍。或因此以為上座耶舍，並無其人，這不過是持律耶舍的誤傳。然耶舍不一定即是七百結集中的耶舍，釋尊的時代，耶舍即不止一人。本傳所說的上座耶舍，如沒有確是七百結集大德的論證，即不能輕率的否認。考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六‧四）東方雞園寺主耶舍陀婆闍（Yesadhvaja），應阿育王召，到華氏城，為王說法懺悔。又（四‧二）說：鬱多羅於央伽（Aṅga）教化，上首弟子為耶舍阿羅漢。阿羅漢耶舍，顯然即是耶舍陀婆闍。東方的長老，到華氏城雞頭摩寺作上座，也極為近情。上面說：優多羅的弟子善覺老比丘，與育王同時。耶舍與善覺，同為優多羅弟子，同為阿育王時人。耶舍勸阿育王迎請優波毱多，是可以信受的，不能因名字與古人相同而懷疑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5)
156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1〈3 阿育王品〉（大正24，681b8-21）：「眾僧見阿育王欲起大寺，見已有一比丘，名因陀掘多，有大神力漏盡羅漢。眾僧即差因陀掘多，統知寺事。是時因陀掘多見寺有所闕短處，自以神力修治令辦，王出銀錢，羅漢神力三年乃成。諸國起寺來啟答王，一日俱到，白統臣言：『造塔寺已成。』統臣入白王言：『八萬四千國，起八萬四千寺塔，皆悉已成。』王答言：『善哉！』王語一大臣：『可打鼓宣令，寺塔已成，七日之後當大供養布施，國中一切內外人民，悉受八戒身心清淨。』過七日已，莊嚴擬赴王命，如天帝釋諸天圍遶，阿育王國土亦復如是，莊嚴竟，人民遊觀無有厭足，人民悉入寺舍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56)
157. 積疑：多年的疑惑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4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7)
158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（p.42）：

     阿育王登位以前，出鎮優禪尼（Ujjayainī），這是上座（分別說系）部向西南發展的重要地區。阿育王在這裏，娶了卑地寫（Vedisa）的提毘（Devī），生了摩哂陀與僧伽蜜多兄妹；提毘一直住在優禪尼。阿育王因妻兒是優禪尼人；因鎮守優禪尼，得到當地力量的支持而得到王位：與這裏的佛教──分別說部的關係，也許更密切些，這所以摩哂陀出家，而從目犍連子帝須為和尚吧！ [↑](#footnote-ref-158)
159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2〈3阿育王品〉（大正24，682a5-15）：「眾僧已受，即推目揵連子帝須為和尚；摩呵提婆為阿闍梨，授十戒。大德末闡提為阿闍梨，與（授）具足戒。是時摩哂陀年滿二十，即受具足戒，於戒壇中得三達智，具六神通，漏盡羅漢。僧伽蜜多，阿闍梨名阿由波羅，和尚名曇摩波羅。是時僧伽蜜多年十八歲，度令出家，於戒壇中即與六法。王登位以來，已經六年，二子出家。於是摩哂陀於師受經及毘尼藏，摩哂陀於三藏中，一切佛法皆悉總持，同學一千，摩哂陀最大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59)
160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2〈3阿育王品〉（大正24，684c11-685a5）：「法師曰：我今更說根本因緣。爾時，於波咤利弗國，集第三毘尼藏竟。往昔目揵連子帝須，作如是念：『當來佛法何處久住？』即以神通力觀看閻浮利地，當於邊地中興。於是目揵連子帝須，集諸眾僧，語諸長老：『汝等各持佛法，至邊地中竪立。』諸比丘答言：『善哉！』即遣大德，末闡提汝至罽賓、揵陀羅咤國中；摩呵提婆至摩醯婆末陀羅國；勒棄多至婆那婆私國；曇無德至阿波蘭多迦國；摩訶曇無德至摩訶勒咤國；摩呵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國 （是漢地也）；末示摩至雪山邊國；須那迦欝多羅至金地國；摩哂陀、欝帝夜參婆樓拔陀，至師子國，各竪立佛法。』於是諸大德各各眷屬五人，而往諸國竪立佛法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60)
161. 偏黨：1.猶偏向。2.指偏私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57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1)
162. 印順導師，《中國禪宗史》，（p.194）：

     《付法藏傳》，是北方佛教──說一切有部譬喻師，與盛行北方的大乘者的綜合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2)
163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p.131-132）：

     大天──摩訶提婆（Mahādeva）：《大毘婆沙論》（卷九九）說：大天是波吒梨（華氏城）王時人。《善見律》（卷二）說：大天與育王同時，是王子摩哂陀（Mahinda）的阿闍黎，到摩醯沙漫陀羅（Mahisamaṇḍala）的傳教師。玄奘譯《異部宗輪論》，說大天是育王時人，與《善見律》相合。在有部的傳說中，大天是受到攻訐的。大概有部與大天，有思想的不同，或教化權的爭執。本傳雖沒有明說大天，但有與大天行徑一致的三藏，如晉譯（卷五）說：「南天竺有一男子，與他婦女交通。母語兒言：與他交通，是大惡法。……聞是語已，即殺其母。往至他家，求彼女人，竟不獲得。心生厭惡，即便出家。不久，受持讀誦三藏經，教習徒眾，多諸弟子。將其徒眾，至尊者毱多所。尊者知其犯於逆罪，竟不與語」。西元二世紀編集的《大毘婆沙論》，即大為煊染，說大天與母私通，又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，造三逆罪。優波毱多與大天同時，即為優婆毱多與育王同世的好論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3)
164. （1）《付法藏因緣傳》卷4（大正50，312c18-26）：「南天竺國有一男子，與他婦女交通婬逸，其母即便苦切呵責：『汝今當知婬欲之法多諸過患，復因斯故無惡不造，未來必生苦劇難處。』兒即瞋恚，便殺其母；往至他家求彼女人，竟不獲得，心生厭悔，於佛法中出家為道，不久誦習三藏通利，善於言辭，多諸眷屬，與其徒眾往尊者所，憂波毱多觀察彼人躬造逆罪無道果分，即便默然而不與語。」

     （2）《阿育王經》卷9〈8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〉（大正50，162a1-9）：「南天竺國有一人，婬他婦，恒往他家，其母不聽而語之言：『若人為此惡行，則無惡不作。』其人生瞋，即害其母；害已，往至他國，至彼國已，不得具足五欲，以不得故，深生憂惱，即於佛法出家，通達三藏，成就多聞，與諸弟子圍繞，共至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優波笈多處，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之，見其害母，以罪重故，不能見諦、不得道果，雖復遠來，不相慰問。時彼比丘心懷羞愧，從此遠去。」

     （3）《阿育王傳》卷5（大正50，120c10-18）：「南天竺有一男子，與他婦女交通，母語兒言：『與他交通，是大惡法，婬欲之道無惡不造。』聞是語已，即殺其母，往至他家求彼女人，竟不獲得，心生厭惡，即便出家，不久受持讀誦三藏經教習徒眾多，諸弟子將其徒眾至尊者毱多所，尊者知其犯於逆罪，竟不與語，而作是念：『犯逆之人無有道果。』尊者毱多不與語故，即將徒眾還歸本所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64)
165. 備極：1.猶言十二分，形容程度極深。2.周備極至。形容範圍極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59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5)
166. 毀訾：毀謗；非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49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6)
167. 黨（ㄉㄤˇ）：1.猶偏向。2.指偏私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136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7)
168.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99（大正27，511b28-512a6）：

     大天於後，集先所說五惡見事而作頌言：「餘所誘，無知，猶豫他令入，道因聲故起，是名真佛教。」於後，漸次雞園寺中上座苾芻多皆滅歿。十五日夜布灑他時，次當大天昇座說戒，彼便自誦所造伽他。爾時眾中有學、無學、多聞、持戒、修靜慮者，聞彼所說無不驚訶，咄哉愚人寧作是說？此於三藏曾所未聞！咸即對之翻彼頌曰：「餘所誘，無知，猶豫他令入道，因聲故起，汝言非佛教。」於是竟夜鬥諍紛然，乃至終朝朋黨轉盛。城中士庶乃至大臣相次來和，皆不能息。王聞自出詣僧伽藍，於是兩朋各執己誦。時王聞已，亦自生疑，尋白大天：「孰非誰是？我等今者當寄何朋？」大天白王：「戒經中說，若欲滅諍，依多人語。」王遂令僧兩朋別住。賢聖朋內耆年雖多而僧數少，大天朋內耆年雖少而眾數多。王遂從多依大天眾，訶伏餘眾。事畢還宮。爾時雞園諍猶未息，後隨異見遂分二部：一、上座部；二、大眾部。時諸賢聖知眾乖違，便捨雞園，欲往他處。諸臣聞已，遂速白王，王聞既瞋，便敕臣曰：「宜皆引至殑伽河邊，載以破船中流墜溺，即驗斯輩是聖是凡！」臣奉王言，便將驗試。時諸賢聖各起神通，猶如雁王，陵虛而往，復以神力攝取船中同捨雞園未得通者，現諸神變，作種種形相，次乘空西北而去。王聞見已，深生愧悔，悶絕蚱地，水灑乃蘇。速即遣人尋其所趣，使還知在迦濕彌羅，復固請還僧皆辭命。王遂總捨迦濕彌羅國，造僧伽藍，安置賢聖眾，隨先所變作種種形，即以摽題僧伽藍號，謂雞園等，數有五百；復遣使人，多齎珍寶，營辦什物，而供養之。由是爾來，此國多有諸賢聖眾任持佛法，相傳制造，于今猶盛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8)
169. 積：8.長久。14.習慣的，積久漸成的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2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9)
170. 積不相能：《左傳‧襄公二十一年》：“欒桓子娶於范宣子，生懷子。范鞅以其亡也，怨欒氏， 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。”後以“積不相能”指素來不和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2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70)
171. 抑（ㄧˋ）：2.抑制；阻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39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71)
172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（p.51）：

     說一切有部也有七論：一、《法蘊足論》；二、《集異門足論》；三、《施設足論》；四、《品類足論》；五、《界身足論》；六、《識身足論》；七、《發智論》，舊譯名《八犍度論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2)
173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（p.167）：「《識身論》彈破的第一家，是「目連沙門」，就是從根本上座部分化而出的分別說系，阿育王（Aśoka）時代，目犍連子帝須（Moggaliputta tissa）領導的部派。這一系，無論是傳化到錫蘭的銅鍱部，或流行印度本土的化地部，法藏部，飲光部（略折中說一切有說），都是主張過未無體、現在是有的分別說者。這與三世實有的說一切有者，尖銳的對立。《識身論》以三世一切有的立場，反復的難破他，主要是以「彼此共許的」佛說來證明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73)
174. 《大悲經》卷2〈6 持正法品〉（大正12，954a11-18）：

     爾時，世尊復告阿難：「汝莫憂悲，我之梵行當廣流布，各能增益諸天人眾。阿難！我滅度後，摩偷羅城優樓蔓茶山有僧伽藍名那馳迦。於彼當有比丘名毘提奢，有大神通，具大威力，正智得道，多聞無畏，持修多羅、持毘尼、持摩多羅迦，於諸梵行示教利喜，說法不倦。彼亦當作神通變化、修行梵行，廣行流布我之正法，增益天人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74)
175. 《阿育王傳》卷6（大正50，126b6-11）：「尊者（優波）毱多……今涅槃時到，語提多迦言：子！佛以法付囑迦葉，迦葉以法付囑阿難，阿難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，商那和修以法付我，我今以法付囑於汝，尊者毱多告諸天大眾，却後七日我當涅槃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75)
176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p.135-136）：

     罽賓傳與錫蘭傳，都推尊自宗的大德，以為得到育王的尊敬，為當時佛教的師導。其實，育王禮敬的大德，何止這一二人！毱多與帝須，大概都受育王的尊敬。《善見律》說：帝須住摩偷羅的阿烋河山（Ahogaṅgā），這是從前商那和修的住處。本傳說：優波毱多住摩偷羅的優留慢荼山（Urumaṇḍa）的那羅拔利伽藍，這也是商那和修的住處。摩偷羅並沒有大山，山在城東五六里（西域記卷四）。優樓慢荼山，《藥事》作烏盧門荼山；《雜事》作牟論荼山。這與阿烋河山，都是這一帶的山名。可見優婆毱多與帝須，同為摩偷羅的大德，這裡是西方上座系的重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6)
177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（p.8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7)
178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129）：

     五師相承，罽賓有迦葉等傳法說，優婆毱多與阿育王同時。錫蘭也有五師相承說，五師是優波離（Upāli），馱寫拘（Dāsaka），蘇那拘（Sonaka），悉伽婆（Siggava），目犍連子帝須（Moggaliputta tissa），帝須也與阿育王同時。從佛滅到阿育王，屬於上座系的罽賓與錫蘭佛教，同有這四師或五師相承說；即使錫蘭舊有此說，都可相信為：佛滅到阿育王時，法系已經四傳。至於所傳的五師不同，那是法系各別，如迦葉等是經師與禪師，優波離等是律師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8)
179. 迨（ㄉㄞˋ）（《廣韻》徒亥切，上海，定。）1.及。趕上；到達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76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79)
180. 濫（ㄌㄢˋ）：4.虛妄不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8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0)
181. 蹟（ㄐㄧ）：亦作“跡”。 6.追蹤；追尋。8.遵循；仿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53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1)
182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2〈3 阿育王品〉（大正24，682b7-11）：「諸外道比丘，欲以己典，雜亂佛法，遂成垢濁。外道猶行己法，或事火者，或五熱炙身，或大寒入水，或破壞佛法者，是故諸善比丘不與同布薩、自恣及諸僧事，如是展轉，乃至七年不得說戒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82)
183. 遣使：謂派遣使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13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3)
184. 勸和：勸人和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82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4)
185. 諮受：請教、承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35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5)
186. 沙汰：亦作“沙汏”。淘汰；揀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35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6)
187. 剪除：1.斫除；伐滅。晉袁宏《三國名臣序贊》：“思樹芳蘭，剪除荊棘。”唐元稹《為嚴司空謝招討使表》：“臣則誓死剪除，俾無遺孽。” 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71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7)
188.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2〈3 阿育王品〉（大正24，684a24-b15）：「如是大德帝須，方便令王知已，七日在園林中，帝須教王，是律、是非律，是法、是非法，是佛說、是非佛說。七日竟，王勅：『以步障作隔，所見同者集一隔中，不同見者各集異隔。』處處隔中，出一比丘，王自問言：『大德！佛法云何？』有比丘答言常，或言斷，或言非想，或言非想非非想，或言世間涅槃。王聞諸比丘言已，『此非比丘，即是外道也。』王既知已，王即以白衣服與諸外道，驅令罷道。其餘隔中六萬比丘，王復更問：『大德！佛法云何？』答言：『佛分別說也。』諸比丘如是說已，王更問大德帝須：『佛分別說不？』答言：『如是，大王！』知佛法淨已，王白：『諸大德！願大德布薩說戒。』王遣人防衛眾僧，王還入城。王去之後，眾僧即集眾六萬比丘。於集眾中，目揵連子帝須為上座，能破外道邪見徒眾。眾中選擇知三藏、得三達智者一千比丘，如昔第一大德迦葉集眾，亦如第二須那拘集眾，出毘尼藏無異，一切佛法中清淨無垢。第三集法藏九月日竟，大地六種震動，所以一千比丘說，名為第三集也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88)
189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（pp.109-110）：

     大天受命傳教於摩醯沙曼陀羅（今南印之賣索爾），流衍於安達羅，䭾那羯鑠迦（今之海得拉巴）。承大天五事之學者，又分為多部，如在東山者，名東山部，在西山者名西山部，並從所住得名。《西域記》謂䭾那羯鑠迦，一名大安達羅。大城側之東山、西山，有二古寺，鑿巖所成，舊屬於大眾部；應即東山部、西山部之道場也。覺音之《論事》釋，稱東山、西山、王山、義成山四部為安達羅學派，其為大天系之後學甚明。其分裂之緣，有部傳謂：「二百年滿時，有一出家外道，捨邪歸正，亦名大天。於大眾部出家受具，多聞精進，居制多山，與彼部僧重詳五事，因玆乖諍，分為三部」。銅鍱者以此為達磨阿育王時事，不言大天，已見前說。《島史》謂以迦王時賊住比丘之爭，乃有雪山等六部。參詳眾說，其事實亦約略可知。大天乃迦王時之名德，遊化南印。數十年後，學者以環境之熏染，不無羼入達羅維荼神秘表徵之文化。學不厭博，立說務新，大天系之學者，本此大眾部之精神，乃形成種種之派別。有部歸之於大天，蓋深惡大天之開其始也。其以重詳五事起諍，不可信。設以共諍五事而分部，如何東山、西山等，並以五事為善說？迦王逝世不久，南印諸國即宣告獨立，而安達羅尤強。佛元二百二十年，且北上以攻摩竭陀。大天學者之擴展分裂，以在安達羅政權之所在地為近情。銅鍱者以此為迦王及波吒釐子城事，揆之事理，有不可信者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9)
190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148）：

     育王時代的諍論，什譯與真諦譯，並不明說大天；真諦譯說「外道五因緣」；玄奘依《婆沙論》，補譯為大天五事，大天實就是外道出家的大天。由於《婆沙論》說：大天是商主兒，所以玄奘所傳，誤分為「舶主兒大天」與「賊住大天」。阿育王與優婆毱多的時代，依《善見律》、《婆沙論》及《阿育王傳》，可以確信當時有這一位大德──大天，布教於摩醯沙漫荼羅。二百年滿的諍論，實是大天教化區中的分派，也就是大天系徒眾間（也許大天當時還在世）的自相諍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0)
191. 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49，15b1-4）：

     二百年滿時，有一出家外道，捨邪歸正，亦名大天。於大眾部出家受具，多聞精進，居制多山，與彼部僧重詳五事，因玆乖諍，分為三部。一、制多山部，二、西山住部，三、北山住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1)
192. 許事：這樣的事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7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2)
193. 大同：4.大體相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33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3)
194. 目為：看作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12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4)
195.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（p.149）：

     安達羅派，是王山（Rājagiriya）、義成（Siddhattha）、東山住（Pūrvaśaila）、西山住A（paraśaila）──四部的總稱，是大眾部在南印度分出的部派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5)
196. 《大王統史》卷5（N65，168a6-7 // PTS.Mhv.115）：

     如斯〔佛滅後〕第二百年間生十七〔部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6)
197. （1）《印度之佛教》，（pp.110-111）：

     銅鍱說：二百年頃，佛教已成十八部。則是上座末派之分，實與大眾系同時。於迦王之世，上座已有三系之分：法藏、飲光、銅鍱、一切有，亦即於此時而顯然分化；優婆毱多之後，律分五部，凡此皆與上座系之分裂有關也。

     （2）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140）：

     分別說系分化為四部，但銅鍱部遠在海南，不被大陸佛教所重視。分別說系的三部，加上摩訶提婆（大天，分化到南方，其後流出別部）的大眾系，末闡提的說一切有部，即為一時盛行的五部。向來說：從迦葉到優婆毱多，佛法一味，這是不可信的。說優婆毱多以後成為五部，卻是事實。這與育王時代的傳教師有關，證明了優婆毱多與阿育王同時的正確。

     （3）印順導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（pp.99-100）：

     到阿恕迦王時，政治中心在華氏城；在迦王的倡護下，佛教就有以此地為中心，出自上座部而折衷兩系的分別說系，成為一切有、分別說、大眾三系鼎立之勢。古傳優婆離後律分五部，與阿恕迦王所派的傳教師，都與部派的分裂有關。而律分五部中的曇無德、彌沙塞、迦葉遺，與傳教大德中摩哂陀等，都是分別說系的。所以雖說是三大系，而當時的分別說系，先就已分有若干小部派了。在西北方的、有說一切有與犢子兩系的分裂，形成四大派；也是當時傳教師的深入西北迦濕彌羅等，與偏在東面雪山麓的地域不同，有以促成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7)
198. 灼然：1.明顯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3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8)
199. 《摩訶僧祇律》卷40（大正22，548b9-25）：

     佛泥洹後，大迦葉集律藏為大師宗，具持八萬法藏。大迦葉滅後，次尊者阿難亦具持八萬法藏，次尊者末田地亦具持八萬法藏，次尊者舍那婆斯亦具持八萬法藏，次尊者優波崛多世尊記無相佛，如降魔因緣中說，而亦能具持八萬法藏。於是遂有五部名生：初曇摩崛多別為一部，次彌沙塞別為一部，次迦葉維復為一部，次薩婆多。薩婆多者，晉言說一切有。所以名一切有者，自上諸部義宗各異。薩婆多者，言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中陰各自有性，故名一切有。於是五部並立紛然競起，各以自義為是。時阿育王言：「我今何以測其是非？」於是問僧：「佛法斷事云何？」皆言：「法應從多。」王言：「若爾者，當行籌知何眾多。」於是行籌。取本眾籌者甚多，以眾多故，故名摩訶僧祇。摩訶僧祇者，大眾名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9)
200. 參閱《印度之佛教》，（pp.97-104）〈第六章 學派之分裂〉「第一節 二部、三系、四派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0)
201. 提攜：6.攜手；合作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7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1)
202.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〈1 序品〉（大正2，550c9-10）：「契經一藏律二藏，阿毘曇經為三藏；方等大乘義玄邃，及諸契經為雜藏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02)
203. 小節：2.小事；細節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63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3)
204. 《分別功德論》卷1，大正25（32c9-10）：「唯大天一人是大士，其餘皆是小節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04)
205. 尊信：尊重信奉；尊重相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28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5)
206. 局促：4.形容受束縛而不得舒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1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6)
207. 甚：2.厲害；嚴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57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7)
208.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p.434）：「向西北印傳布，應該是很早的。自亞歷山大（Alexander）王侵入印度，臾那人（Yona），（Yavana）與希臘文化，與印度的關係密切起來。阿育王派遺的傳教師中，有臾那人達摩勒棄多，那時的臾那人，不但信佛，而且有出家的，並為僧伽的大德了。阿育王派遣正法大臣，去希臘五國，佛法開始深入西方。革新猶太教的耶穌，有禁欲色彩，或者說是受到印度佛法的影響。多馬福音說耶穌聽說阿字的妙義，那是更不用說了，但這是以後的事。依佛教傳說：七百結集時代的商那和修（Sāṇavāsi），阿育王時的優波笈多（Upagupta），都遊化到西北印；提多迦（Dhītika）到了吐火羅（大夏Tho-kor）。阿育王時，摩田提（Medhyantika）的遊化罽賓（Kaśmīra），更是當時的一件大事。從此，印度西北成為說一切有部的化區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08)
209. 崇山：1.高山。2.引申為崇高，巨大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84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9)
210. 峻嶺：連綿的高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82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10)
211. （1）《廣弘明集》卷11（大正52，166a3-16）：「如釋道安、朱士行等經錄目云：始皇之時，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人賢者，齎持佛經，來化始皇；始皇不從，乃囚防等。夜有金剛丈六人，來破獄出之，始皇驚怖，稽首謝焉。問曰：雖有此說，年紀莫知，以何為證？請陳其決。答曰：前漢成帝時，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：『向博觀史籍，備覽經書，每自稱曰：余遍尋典策，往往見有佛經。』及著《列仙傳》云：『吾搜檢藏書，緬尋太史，創撰《列仙圖》，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，得仙道者，七百餘人。向撿虛實，定得一百四十六人。』又云：『其七十四人，已見佛經矣。』推劉向言藏書者，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。」

     （2）《歷代三寶紀》卷1（大正49，23c20-23）：「又始皇時，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，齎經來化；始皇弗從，遂禁利防等。夜有金剛丈六人來，破獄出之；始皇驚怖，稽首謝焉。」

     （3）《法苑珠林》卷12（大正53，379a6-17）：「又撿釋道安、朱士行等經目錄云：『秦始皇之時，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，齎持佛經來化；始皇弗從，遂囚禁之。夜有金剛丈六來破獄出之；始皇驚怖稽首謝焉。』准此而言，則知秦漢已前有佛法也。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，亦在七十之數，今《列仙傳》見有七十二人。案：《文殊般泥洹經》云：『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，文殊至雪山中為仙人說法。』又案：地理志《西域傳》云：雪山者，即葱嶺是也。其下有三十六國，先來奉漢，其葱嶺連亘東至終南，文殊來化仙人，即斯地也，詳而驗之，劉向所論可證矣！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11)
212. 無徵：1.沒有證明；沒有實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5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12)
213. 大體：3.大致，大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40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13)
214. 紀實：1.紀，通“記”。記述實況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72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14)
215.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pp.413-414）：「傳教所到的地方，有些雖經近代學者的研考，也還不能決定在那裡，今擇取一說。摩闡提所到的，北傳只是罽賓。古代的罽賓，不是迦溼彌羅（如下第三節說）。南傳作迦溼彌羅與犍陀羅，那是符合後代的稱呼。摩醯沙漫陀羅，應為安達羅（Andhra）地方。大天為大眾部，傳說大天住制多山而更分部派，可依此而推定。婆那婆私，大概在今南印度的（North Kanara）地方。《華嚴經》善財南參，有住林國（Vanavāsin），可能就是此地。阿波蘭多迦，可能與佛世富樓那（Pūrṇa傳教的輸屢那（Sunāparanta）相同，推定為今孟買（Bombay）以北的（Sopārā），與北面的（Koṅkan）地方。摩訶勒吒，在今瞿陀婆利河（Godāvarī）上流，孟買東北的 （Marāṭha）地方。雪山邊應是尼泊爾（Nepāla）一帶。臾那世界，指印度西北，敘利亞（Syria）人所住的阿富汗（Afghanistan）地方。金地，很難確定在那裡，或說就是緬甸（Brahma-deśa）。楞伽島，是現在的錫蘭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15)
216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（p.218）：

     住林聚落（Vanavāsin）。這是有名的婆那婆私，阿育王曾派傳教師去傳教。婆那婆私的所在地，學者議論不一。依〈入法界品〉來看，在達里鼻荼之南，應在今（Mysore）南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6)
217. [原書p.95註1]《初期大乘起源與開展》〈第七章〉，（pp.404-408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7)